

留守在 乡村的女人

李承质◎著

风越吹越大，她闭上眼睛，想就势一跳，朝前一纵，忽然她感觉到自己似乎被一个巨掌向后猛地推了一把，迅速向后退了几步。她瞪大眼睛看，整个湖面像张开一个咆哮的狮口对着她，狮口中是一排排白晃晃的刀片乱舞，她这时才想到恐惧，想到死的恐惧，不免浑身颤抖。

ARTIM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留守在

李承质◎著

乡村的女人

LIUSHOU ZAI XIANGCUN DE NUREN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留守在乡村的女人/李承质著.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396-4601-5

I. ①留…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06660 号



出版人: 朱家庆

责任编辑: 徐家庆

封面设计: 马芳闻 一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营 销 部: (0551) 63533889

印 制: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 65714687

开本: 710×1010 1/16 印张: 12.5 字数: 200 千字

版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目 录

无处安家·····	001
公公病了·····	012
此情未了·····	018
一根红线牵两头·····	030
风景这边独好·····	036
财路不正·····	045
求爱不成·····	055
雇了个男保姆·····	061



依恋老屋·····	070
梦断情殇·····	074
美女招人眼·····	080
山雨欲来·····	086
想得出做得出·····	096
我不是出气筒·····	103
童言稚语·····	109
教室风波·····	114
奇招脱险·····	118
追根查源·····	123
我不淫荡·····	130





闹丧·····	142
闲事真多·····	146
遁迹潜形·····	153
破解危局·····	160
缘份不断·····	176
叛女归来·····	187
喜鹊登梅·····	191



无处安家



课堂上,姚丽娜正执着教鞭绘声绘色地给学生授课,忽然她的手机发出一曲美妙的铃声。“该死!怎么忘记关机了?”面对学生,她不安地表示歉意:“I am sorry! I am sorry!”连说几声,急忙关掉摆在案边的手机,继续给学生讲课。

挨到下课时,姚丽娜来到教室的走廊上打开手机,重新联系未接电话。未等按键,对方又打过来了:“丽娜吗?”

“我是。”

“咋不接电话?叫我们好找。是太忙了吗?再忙也要接电话。”对方粗喉大嗓,连珠炮似的数落开来。

“对不起,我真的有事,在上课。”

对方说:“你们家出事了。出大事了!”

“怎么?”

“你的公公得了重病,正在医院抢救,你要想见他最后一面就快来,不然就到火葬场见尸吧!”说话真冲,姚丽娜听得出这是表姨娘二儿子郭二虎的电话。

姚丽娜脸色陡然变得凝重煞白,公公得了重病?平时公公只是腰疼,腿脚麻木不灵,到医院核磁共振检查说是腰部患有肿瘤,这我是知道的,正准备给他联系手术呢。医生说肿瘤是良性的,不会危及生命,手术切除就好了。前几天我去看他不是好好的吗?他又得了啥子急病?怎么说病就病呢?

姚丽娜接完郭二虎的电话,便当即向学校请了假,乘车赶到乡卫生院。

在医院危重病房里,姚丽娜见处于半昏迷状态的公公脸色惨白,鼻子插着氧气管,胳膊上挂着两个输液的吊瓶,心电监护仪显示器上跳动波形,实时监控心肺功能。她的心也咯噔咯噔跳得厉害,难道老公公的生命走到尽头?老公公是

多好的人啊！她怎能忘记：老公公是看着自己从童年一路走来，是他，掏出一片热忱的心，给自己及自己的父母带来那些永久值得怀念的记忆。

1973年，两岁的姚丽娜正牙牙学语的时候，父亲姚成业遇到人生最不顺的事儿。

那年，姚成业所在的农学院物色校长人选。姚成业给校方领导层写了一封举荐信，认为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老校长是最合适的人选，欢迎老校长重新归位。这可犯了大忌，他受到了一群“文革”中靠造反起家的领导大员们的批评指责。又赶上“批林批孔”，有人检举他收集整理古代帝王们怎样重视农业生产的资料，企图复辟孔孟之道。数罪并罚，他被责令下放农村落户，与知青们一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落户地点由姚成业本人选择。

既然下放农村落户，就要找个好地方安身。想来想去姚成业和妻子陈玉娥选择贞女村。

贞女村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交通闭塞，古朴而苍老。据说明清之际，一群溃逃的兵匪流窜到这里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全村几十名妇女为反抗和躲避兵匪侵扰，手拉手，跳下悬崖殉节，贞女村也由此得名。这段历史也成为全村几百年来人口相传的美谈和炫耀的资本。“文革”初期，贞女村被推倒的牌坊、几块卧在瑟瑟荒草中的石条，依稀可搜寻出“贞女圣洁”、“刚烈贞女”、“贞节如水”遒劲的字迹。

姚成业不仅看重贞女村民风淳朴，更看重的是妻子陈玉娥的表姐陈嫂一家住在这里。他们是老亲，逢年过节，姚成业与妻子经常远途而来看望陈嫂。妻子也常向他夸耀贞女村的乡亲如何老实本分，表姐陈嫂一家如何为人随和。人心肉长的，姚成业被深深打动了。

学校只给姚成业二十元搬家费，他选择天气晴朗的一天，从城郊公社一家农机站雇了一辆小四轮拖拉机搬家。

拖拉机在山道腾起的灰尘中颠颠簸簸，摇摇晃晃，上下跳跃。发动机的突突声、车轮碾动山石的嗤嗤声，把姚成业一家带进另一方世界。

经历八个小时，姚成业一家到了贞女村。

出于礼节，姚成业和妻子带着姚丽娜一进村头就下了拖拉机。映入眼帘的是，村庄房屋像一块块堆积凌乱的木盒，横七竖八，斜插在丘坡上。多数人家屋前屋后土墙上贴着一团团牛粪疙瘩，让日光晒干当柴火。前两天似乎刮了一场大风，几家屋顶上被掀掉的茅草、芦席、破布还胡乱挂在大树枝叶间，远远看去就像飘动的纸幡。

一条小溪穿村而过，溪水清亮，潺潺流动。几只小鸭在溪里嬉戏找食，溪边柳枝袅袅，枝尖上偶见几只啾啾跳跃的小鸟，似乎只有这里才体现生命不息的活力和博大。

村民依小溪而坐掰花生做种子，一大群高矮不齐、穿着破烂的幼童在溪边搭家家。

闻听姚成业进村，生产队队长吴中汉晃晃悠悠跑来，牛角哨子嘟嘟一吹，嚷道：“他们来了。”

社员们放下活计，起身拿上事先准备好的锣鼓，跟着生产队队长吴中汉迎接姚成业一家。

姚成业扛着木箱，妻子陈玉娥拎着一只沉重的提包，这也许就是他们全家所有的家当。

生产队长吴中汉握着姚成业的手：“欢迎，欢迎来我们村安家落户，同我们一起改天换地！”

姚成业不住地点头：“往后，多靠你帮带啊！”

“那当然，我们村有计划安排。”吴中汉语言中透露几分得意和自信。

陈玉娥的表姐陈嫂也在人群中，她连忙接过陈玉娥手中的提包：“妹，早就听说城里有个文化人到我们村落户，我就是想破脑子也不会想到是你们。我们村穷得出了名的，连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你们莫不是走了神，看错了眼？”

陈玉娥说：“大表姐，我就看重这里。小时候，我来这里多次，这里人实在，心眼好，天高皇帝远，村风淳朴，我就喜欢这里的山山水水。再说啦，表姐一家住在这里，也好有个照应。”



生产队长吴中汉握着姚成业的手：“欢迎，欢迎来我们村安家落户，同我们一起改天换地！”
姚成业不住地点头：“往后，多靠你帮带啊！”

陈嫂说：“农村人都想往城里蹭，我就想不明白，你们住城里好好的，干吗来这穷乡僻壤？神经！”

陈玉娥说：“表姐，不说这些了。一句话说不清。”

陈嫂对身边长得虎头虎脑的男孩子说：“这是表姨娘，要知道叫人。”

大虎怯生生地说：“表姨娘好！”

陈玉娥对陈嫂说：“大虎长高了。”

陈嫂说：“成天在身边转，也看不出长高了。”

陈玉娥对自己的孩子姚丽娜说：“往后你有伴了，同大哥哥玩。快喊大哥哥好。”

刚学会说话的姚丽娜看了看大虎，怯生生地说：“大哥哥，好！”

陈玉娥说：“还有二哥哥。”

姚丽娜一下大胆起来，挣脱母亲的手，拉起二虎的手：“二哥哥好。”

大家都笑了。

姚成业落户需要房子住，谁家房子也不多，还有许多人家人畜共居一屋，住得十分拥挤，村里哪家能腾出房子让他一家住？即使谁家房子多，也不愿借给无亲无故的姚成业。无奈之下，吴中汉把目标锁定陈嫂家，动员陈嫂让出一间房子。

“干吗要我家的房子，他是政府安排来的，就应该政府解决，”陈嫂一口拒绝，“我家本来就不宽敞，带上厨房也就三小间，上有老人，下有孩子。要腾房子，你队长应该带头，有你这么当队长的吗？”

吴中汉遭一顿闷棍，一时语塞。上面规定，生产队长必须千方百计解决城里人落户住房问题，这是政治任务。又不下拨钱盖房，叫我到哪里给他找房？真是为难人。吴中汉想来想去，只好把生产队牛屋腾出一小间，将姚成业一家暂安居下来。

紧挨牛屋的是村民吴志民一家。

吴志民是在村里小学代课民办教师，为人质朴，宽厚仁慈。他想姚成业是有文化的人，日子不能过得比自己还寒碜，就把自己家一间紧靠牛屋的房子腾出

来，墙上打个洞，与那间牛屋相通，让姚成业居住。真是遇到了好人，姚成业感激满怀地说：“远亲不如近邻。”

“你在城里生活惯了，不能居住条件还不如我们乡下人呐。”吴志民说。

陈玉娥对吴志民说：“有你这样的好邻居比什么都好。”

“我也是盼望能同你们做邻居。”吴志民说的全是真话，他是村里小学老师，对事理颇有见地。他知道文化的崇高和读书人的辛劳，早年他没有上过几天学堂，主要靠自学掌握点文化知识，然后通过考试当了代课教师。吴志民想：姚成业文化高，与他接触多少能得到一点文化的滋养，弥补自己文化的先天不足。

晚上吴志民常到姚成业家串门，他总见从地里劳动一天归来的姚成业在油灯下读书写作。姚成业也常把自己编辑整理成册的《山区土壤改造研究》、《怎样合理使用化肥》的研究资料和书稿递给吴志民看，并征求意见。

吴志民捧着姚成业的书稿，打心眼里佩服这位痴心不改做学问的人。

一天晚上，村里一个十六七岁外号大嘴的大男孩王二楞受村贫协组长指派，来取姚成业定期的思想汇报材料。一捆书籍和几十本封面上都写着《中国古代农业技术资料汇编》的笔记本摆放在桌上。没读过几天书、痞气十足的王二楞一看有这么多线装书，立马横眉瞪眼，随手拿起一本线装书抖动着：“好呀，我们全村所有‘四旧’的书都毁了，没想到你还有这玩意。”

姚成业瞄了他一眼，不予置理，他打心眼里并没有把他看作什么人物。

在场的吴志民却不这么看，他十分了解王二楞的脾性，不可小看他的能量。事情不宜闹大，便好言劝说：“小二子，这些都是农业科技知识，与‘四旧’没关系。”

王二楞来气了：“谁信呢？吴老师，你也太小看人了。你以为我不识几个字，傻帽一个，是不？里面有‘古代’两个字我还是认识的。”

真是无知加白痴，姚成业不得不反驳了：“这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是我研究几十年的成果。在农村阴雨天下不了地，我还可以再琢磨琢磨。”

王二楞哪听得下这些，在他看来，姚成业就是臭老九，他在村里只有改造的份儿，还搞什么研究？研究来研究去还不是“封资修”的东西。他说：“村贫协组长要我多监督你，你到农村就得老老实实改造，脱胎换骨，这些玩意都应该没

收。”

王二楞既不是村干部，又不是什么群众组织的头头，只是十几岁的毛头小伙子，也居然敢对自己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姚成业心中郁闷，恨不得把他一脚踢出门外。他对王二楞不理不睬。

吴志民却急了，王二楞在村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胆子忒大，胡来是出了名的，什么歪七斜八的事都敢做。他做农活不在行，唯独对什么“四旧”东西嗅觉灵敏；成天穿着破烂衣服，没吃没喝，但对“破四旧”全身是劲，有种莫名的兴奋感。全村所谓“四旧”几乎都是他烧砸的。对他这样的人硬不得啊！吴志民替姚成业解释：“笔记上记的是姚老师几十年的心血，里面还有他拍摄的珍贵照片，你就高抬贵手，放他一马吧。”

“不关你的事。”王二楞冲了吴志民一句，抹着腰说，“这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我们村所有‘四旧’都烧的烧，砸的砸，是纸的就拿去擦屁股。”

陈玉娥对王二楞带有几分哀求语调：“他是做学问的，需要这些东西啊！”

“谁喜欢听你说这些！”王二楞说。

到了这时候，吴志民知道再同王二楞说什么也是对牛弹琴，只得另想法子。他向陈玉娥使使眼色，暗示姚成业、陈玉娥夫妇不要急，自有一套办法应付他。

等王二楞把这些线装书和笔记本擦到墙角处，准备运走的时候，吴志民开始说话了：“二小子，你在队里也不是领导，跟我一样无官无职，怎么处理，还得慎重。不是贫协组长叫你来的吗？那你就去问问贫协组长，然后怎么处理也不迟。”

王二楞哪知道吴志民使的金蝉蜕壳之计，眨巴眨巴臃肿的眼睛，齜着大嘴微笑：“有道理，不然我运走还要费力气。那好，吴老师，你在这里看好，我去招呼组长过来一块烧。”

吴志民说：“你放心去吧。”

王二楞出门后，姚成业和陈玉娥不知所措，心有余悸地坐在凳子上唉声叹气：“真活见鬼！”

吴志民看了看窗外，急促地说：“赶快！赶快！贫协组长更是‘左’得出奇，‘破四旧’说一不二，嘴到手到，我家祖传下来的金匾就是他用斧头劈开的。趁他

没来，快！”

吴志民拿着一个箩筐把这些线装书和笔记本装进去。

姚成业和陈玉娥面色惊异，捉摸不透吴志民要做什么。

“把这些藏起来。”吴志民看出他们的疑问，便向他们解释。

“怎么藏？”陈玉娥依然不解。

“我有办法。”吴志民抱起装着书、本的箩筐向小院里跑去，然后将箩筐藏到草垛里，接着对姚成业说，“先藏在这里，夜晚转移到我家，我给你们保管，保证万无一失。”

陈玉娥问：“王二楞他们不查问吗？”

吴志民胸有成竹地说：“他这人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好应付。快把这些整理下来的没用的书报擦到院里。”

他们按照吴志民的吩咐做了。

吴志民又从自己家里拿来一些旧报纸、稻草，放在一堆废书废纸旁，然后点上火，顿时火光冲天。

烧了一会，王二楞带着贫协组长急匆匆赶来了。吴志民主动迎上去，说：“那些‘四旧’书，我帮姚老师烧了。”

王二楞不高兴地说：“也该让组长看看再烧啊！”

吴志民说：“姚老师是胆小怕事的人，怕组长见他带那些东西，责怪他，就自己动手烧了。有我在场，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贫协组长望着地上一堆灰烬：“烧就烧吧，反正我来也是烧。”

王二楞眨巴眨巴眼，没再说什么了。

贫协组长和王二楞走后，姚成业握着吴志民的手，不胜感激：“谢谢！那些书稿是我半辈子心血，如果被毁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吴志民说：“不用谢了，我知道做学问的甘苦。”

就这样姚成业躲过一劫。

不过农村生活是千奇百怪的。这件事才是开头，姚成业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躲了和尚躲不了庙。

总有人不断给姚成业找麻烦。姚成业有口无心说句话，有心无意做件事都

可能成为别人攻击的把柄。

有一次，他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土包子没见过大世面”，麻烦就来了。

那时乡村化肥使用还不普及，上级给生产队调来几袋化肥，摆放在生产队储藏种子的队屋里，好几个月没人敢用。村里人都说化肥会使土质板结，庄稼疯长，没收成。出于好心和责任，姚成业好几次不请自邀到地里向干活的村民宣讲化肥特性，说只要把握好时节和庄稼生长期，化肥就尽管用。但没人听他的，他算啥，我们长年累月与黄泥巴打交道还能不如他？真的，他算啥？

一天，姚成业和妻子陈玉娥到队屋掏种子，见几袋化肥依样摆在那里，从袋子里沁出水来，看得出已开始变质，不由心痛地说：“化肥再不用就全报废了。”陈玉娥说：“你少啰唆，没人听你的。”姚成业叹了一口气，信口嘀咕一句：“不敢用，不敢用，真是土包子没见过大世面。”陈玉娥不由得伸了伸舌头，为丈夫捏了一把汗，丈夫说得太直白，太伤人，要是传出去怎么得了。

好在除了在队屋里打扫卫生的一个小姑娘外，并无他人。小姑娘才十五六岁，稚气未脱，想必她也不会生事，所以姚成业夫妇也就没在意她。其实他们太小看了小姑娘的能量，不要看她年龄不大，一副娃娃脸，却老于世故，早有“快嘴张”的外号。传口舌、拨弄是非似乎是她天生的爱好，连她家里有什么小秘密父母都避着她。她居然曾瞎编自己嫂子在外偷腥，弄得嫂子差点上吊。

这不，当姚成业、陈玉娥夫妇前脚离开队屋，小姑娘后脚就跟出去，立马向生产队长吴中汉通风报信，紧接着她又把“土包子没见过大世面”这句话报告给村贫协组长。

姚成业挖苦村民是土包子，太狂妄，把贫下中农不看在眼里，翻了天。吴中汉、村贫协组长、王二楞、还有快嘴张一起把姚成业叫到队屋里，轮番同姚成业辩论。

陈玉娥看气氛不对，怕姚成业受屈，也到队屋里陪着他。

“姚成业，你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吴中汉首先来个开场白。

“队长，我怎么啦？”姚成业奇怪地问。

“还怎么啦，你说的话自己还不知道吗？”吴中汉脸上的肌肉像刀削一样冷峻。

姚成业见在场的贫协组长、王二楞、快嘴张都用冷冷的目光看着自己，莫名其妙，自己到底犯了什么忌啦？

“我真想不起来说了什么。”

“不要装糊涂了，你是不是说我们是土包子？”贫协组长质问。

“是我说的吗？”姚成业不是有意搪塞，真的记不起来这句话当时是不是随口溜出来。

“是你说的，”快嘴张当场作证，“我是亲耳听到的，还糟蹋你吗？”

陈玉娥连忙给丈夫解围：“他是有口无心，大家不要太在意。”

“什么有口无心，他是看不起贫下中农，是对村民的诬蔑，说我们是土包子，他是洋包子吗？”贫协组长脸色气得铁青。

“说我们土包子，不就是说我们是草包，是驴粪疙瘩？”王二楞沉着脸。

“我真没想那么多，也许是我一时口误。”姚成业争辩。

“说我们是土包子，我们就是土包子，怎么样？土包子比洋包子香得多。你在村里是大家教育你，还是你教育大家？”吴中汉说。

贫协组长说：“我们村里哪个人不比你干农活多，对农业不比你懂行？不要不知天高地厚。”

“说我们土包子，瞧不起我们，还是知识分子，我看是吃屎分子。”钻进屋里的一个瘦长脖子人说。

屋里人越聚越多，都七嘴八舌与姚成业辩论，火药味越来越浓，由辩论变成了对姚成业的批斗。陈玉娥要姚成业向大家认个错，但姚成业就是高低不道歉，不认输，我就是说那句话又有什么了不起的，用得着兴师动众吗？

村民与姚成业辩论愈来愈狂热，忘记了地里农活，从中午辩论到下午，从下午又辩论到晚上，直到夜里还有几个人不肯离开，也缠着姚成业不让他离开。困了，大家东倒西歪，躺在凳子上，靠墙打盹，接着又开始辩论。

一连两天姚成业、陈玉娥都没回到自己的住处，吴志民便把姚丽娜接到自己家里，给她做吃的，安慰她，不要害怕，村里人没啥的，都是牛脾气，不会伤着你的父母。他还叫儿子吴令杰，陪着姚丽娜顿顿给她爸爸妈妈送饭。几次送饭途中都遇到王二楞。王二楞见到姚丽娜也总是细瞅着她，拧着她的小脸：“真漂亮，水

灵灵的，没想到姚成业还生出这样漂亮的小丫头。”一次姚丽娜小脸被拧得很疼，忍不住在王二楞手背上咬了一口，王二楞举手要打，被追过来的吴志民制止：“她还是刚会说话的娃娃。”王二楞才没敢放肆。

又一连两天过去了，最后坚持留下来继续批驳姚成业的，只剩下村里有名的认死理、棍打不回头的三个莽汉。他们几天几夜不停地说，咽喉都嘶哑了，一个变成公鸭嗓；一个不住喝清水润嗓子，用手不停抹脖子，就像养鸡户给呛食的鸡抹颈子一样，但还是不起作用，他想说什么却一句也说不出，急得脸发紫红，色如猪肝；还有一个手舞足蹈，像哑巴从嘴里发出“啊啊啊”之声，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他们久战不下去，只得偃旗息鼓休兵。

“唉！这就是在我印象中民风纯朴的贞女村吗？现在怎么变成这样？真不敢想。”事后，姚成业常对吴志民说，“那几天要不是你关照我女儿，又顿顿给我们送饭，我怕真的挺不过来。”